



教育欄

編者 郭一岑

郭一岑

生產教育的意義之估定

教育是社會組織的上層，其經濟基礎倘發生搖動，則在這基礎上的建築當然要受其影響而崩潰。

近年以來，封建殘遺的餘燄，帝國主義的進攻愈加緊迫，因此社會經濟，農村經濟遂愈呈急激的崩潰，而上層的教育更當然隨之而愈至不可收拾。

不可收拾。

中國的教育家在此混亂急激的變動中，都紛紛地找尋中國教育的出路，我們試看近年來報紙及雜誌上所發表關於教育的政論，莫不直接或間接地與這問題有關。在這些五光四色的意見中，雖然各人的辦法不同，然亦有一個共同之點。就是大家都認為今後的教育應注重

91969
辦法不同，然亦有一個共同之點。就是大家都認為今後的教育應注重

於社會經濟的發展。

如所謂名流提倡的職業教育，農村教育，及黨國所確定的教育方案，停辦文法多辦理工，以及一部人所倡導的生產教育，都莫不以發展社會經濟為指歸。

但是，社會經濟的發展，是教育所獨能擔負的任務麼？我們固然不是機械地以為教育只能受社會的經濟政治變動的影響，而不能有反作用於社會的經濟政治。不過，倘若我們只一向情願地以為我們只得把教育適應了中國社會的需要，則中國一切問題就可解決，這又陷於「教育萬能」不可寬恕的錯誤。

(收)

91970 所以我們在談中國教育路線的時候，首先要把握這點認清：就是中國的社會組織沒有上軌道之前，中國的教育是不能有如我們理想所期望的解決辦法和效果。換言之，就是我們應該覺悟現在可有的教育效能，我們只能努力做些反作用的工夫。

近年來，生產教育已成了中國教育上一個極現代的名辭。但是我們要問這所提倡生產教育究竟是什麼意義？

生產教育的發生，不用說，是因為(1)受了資本帝國主義的剝削，以致每年有六七萬萬元的入超於出，全國經濟快瀕於破產。(2)封建殘遺的軍閥的連年內戰，大部的農村遭受戰爭的破壞，以致農民不能安居農村，因此農業的生產愈趨衰落。(3)復以政治之混亂，政府軍閥只知刮民膏血以養兵，而與農業生死所關之水利毫不過問，以致水旱瀕仍而釀成農業的破產。(4)自學校教育誕生以來，每年有大批畢業生得不到職業，而學校所製造的畢業生又逐年加多，因此由學校畢業後變成無業遊民的數量便大量的增加。

上述四個原因是構成生產教育的要求之客觀條件，換言之，生產教育的目的是在：一方面用教育的方法去救濟瀕於破產的農業，因而增加生產的能率，藉以抵抗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另一方面，訓練學生的生產技能，以免除學生離開學校後的失業。

所以這所要提倡的生產教育就需要看來，就是以經濟的生產為

目的的教育。但是這個意義，我們須得弄清，不然，極容易陷於錯誤。因為自改革新教育以來，張之洞所提倡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那所謂「用」亦何嘗不是以提倡實業為目的。如那時工業的學校已經有了藝圃（即一種藝術學校），駕駛學堂，管輪學堂，鐵路學堂，鐵路專門。農業的學校有蠶桑學堂，蠶學館，農林學堂，何嘗目的不是在生產，往後光緒三十四年，學部竟通令各省限兩年內每府設中等實業學堂一所，每州縣設初等實業學堂一所（見清宣統元年學部奏咨輯要）則更大規模地提倡生產教育了。及至辛亥革命後，全國教育聯合會在民國四五年間亦曾努力於實業教育之提倡。至民國二十年四月，教育部通令全國自二十年度起各省應酌量情形添辦高初級農工科職業學校。各縣立中學，應逐漸改組為職業學校；其辦法即自二十年度起停招普通中學生，改招職業學生。各普通中學應一律添設職業科目，或附設職業科。各縣市及私人呈請設立普通中學者，應分別督促或勸令改辦農工等科職業學校。而同年國民黨代表大會議決確定教育設施案第二條亦主張「中小學校教育應體察當地之社會情況，一律以養成獨立生活之技能，與增加生產之能力為中心。務使大多數不能升學之學生，皆有自立之能力。」這幾乎是要把全國中等學校都變成有生產意義的職業學校了。但是提倡了這許多年的實業或生產教育，而結果不僅未見有效，反而國民生產的能力愈加降低，而中等學校畢業的學生同樣得不到職業。其中原因，雖然大部分是由於經濟政治變動的影響，然而

教育本身亦不能不負其責。這就是歷年來所提倡的實業或生產教育沒有抓到問題的中心，沒有了解生產真正的意義，而只是一種頭痛醫頭痛，腳痛醫腳的方法，還沒有脫離張之洞的「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老調。

什麼是生產教育？最好是俄國教育學者勃郎斯基(Blonski)對生產學校所下的定義，他說：「生產學校是把學校的作業建築在有經濟意義的生產勞作上面的，(1)因爲只有如此才能使兒童認識實際的經濟歷程(2)亦因爲如此才能使兒童自己在其不把勞動當成遊戲的時代——而能樂於實際有用的勞動。」他這種生產學校的意義是與普通勞作學校的意義有別。因爲在勞作學校中，雖然所從事的一切勞動，仍然是生產的勞動，然而牠最後的目的，是爲要解決教育的問題。所以在一般勞作學校所做的工作不一定是具有經濟的價值，牠不過幫助發展學生的心身罷了。故此，普通所謂勞作學校，並非是從唯物觀出發的一種教育理想，而只是利用勞動當成教育的手段。

正確的生產教育是從唯物的人生觀出發的。只有從唯物的人生觀出發的教育才能獲得真實的勞動的意義與有效的生產成果。因爲人類離開生活資料便無以維持及繼續其生命，而生活資料之獲得是要經過勞動的歷程的；換言之，我們要使自然界的力量成爲使用價值，

是必需經過人類的勞作。所以生產的勞動即是人類把自然界的事物變成於人類有用的一種動作。

從這種動作之中，不僅能使兒童實際的認識自然界的現象，更能使兒童深刻的了解人類生活及社會組織的意義。因爲近代的工業都是有藉於複雜的機器，而機器之構造及使用之了解，即是自然科學之應用。所以要使兒童對於自然界現象有親切的認識，工業上的勞動是最適當的方法。藏在地下的鐵質如何可以構成種種有用的器械與工具；若只單憑理論的說明，自不如教兒童親自去翻沙做機器容易了解了。再如集團的意識亦可從勞作的實踐中而得到明確的概念。因爲一件工業品的造成，決不能單靠個人的力量，而需要多數人的共同合作。即如建造一幢房子，同時需要泥水工，木工，瓦工，鐵工，漆工等等，而這些工作又須有適當的組織；他如機器工業品的產生則分工合作更屬重要。在這些合作的勞動中，自然容易使兒童了解人類的生活是聯繫的，集團的，並且可以了解這種聯繫性及集團性是基於獲取生活資料的方式而發生。

要涵有這種意義的生產教育才能達到我們所想像的生產教育的目的。倘若只是以生產爲目前崩潰的社會一種救急劑，那便成了資本主義下的職工教育，或極平凡的職業教育了。